永嘉縣志

光緒八年修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三

史部

漢志以史記附春秋至隋始別爲一部凡十三種唐宋志亦皆十三明史爲類十今分十二類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曰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曰史評而傳記地理政書復自分子目云

東都要畧（萬厤府志）

宋戴栩撰

右別史

藩邸聖德事迹十卷（周必大園續稾）

宋張闡撰（周必大平公神道碑）壽皇初開建王府高選講讀官朝論舉屬公遂改禮部郎中兼贊讀公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之平生行事悉筆於册五十餘年不少廢諸子類成文集若干卷藩邸聖德事迹十卷經筵講義故事若干篇奏議若干卷並藏於家（建炎以來朝野僉載）紹興十二年正月丁丑制建國公加檢校少保封乙集（紹興十二年正月丁丑制下日者尤若納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普安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尤若納私謂祕書省正殆天授也原注張闡記聖德事蹟按建國公封普安郡王卽孝宗也

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乾隆縣志雍正通志萬厤府志並無卷數瑞安王氏鈔本遜學齋校刊本）

宋王致遠編　東匯曹彥約序　閩蘄兵劉敡虞悉力圖

諸郡時主諸多以戎帥不然亦勇將兵屯至小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理所不到乃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儒不解事幸而存則余同年兄王元玟之力也當丁卯之春虜戀戀無去志得縱者來下人之愛猶近於愛子殺貓而甘其味去相食無幾矣言城中疫癘大作老且病者醢貓而甘其肉余聞之淚既而白之宣府又書其事以告朝路無安陸是無鄂渚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時在位者不恤元玟盡力之意朝廷雖知元玟忠顧事力不暇及也以列郡無重兵身不當事任受圍百有八日遮衛天塹困强虜以俟水潦迄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圖解二十年元玟亦修文列鄣寇之法固足以考其勞則後於今日者益不足以考監倉君示守城錄一編纖悉具備以示訓若元玟之所以用心與其所以和衆上以安其親而下以刑於妻子講學之明而用志之堅又非文字之所盡者更在於城守錄之外也嘗論開禧用兵之時主事者竊取諸老先生復讐大義謂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命來援亦傲睨不卹郾國事本末倒置之徵一至於此全安陸而不敗必有守人如元玟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述其事有守城錄如此可謂元玟賢子矣余素善元玟不但慈恩之契及守漢陽尚安陸以爲固識其受敵事如錄不謬忠肝義膽固已隱然於錄矣以死自許卒不得死不幸而死元玟無媿也顏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在人如元玟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述其事有守城錄如此可謂元玟賢子矣余素善元玟不但慈恩之不考元玟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錄中宇茂遠監倉君名致遠嘉定甲申孟夏既望　眉山李直序　自魏崔浩已有南人善守城之說然以余觀之亦唯其人耳佛貍飲江諸郡盡下世宗南伐鎮戍迎降其能力捍堅拒久而始陷者特一二城耳謂南人善守城之說殆不能例言故余謂兵無强弱唯所以用城無堅脆唯所以守安陸自建炎紹興以值國家陽九之厄連遭巨寇如王在黨忠楊進孔彥舟董平趙壽曹成李橫等相繼攻擾近

者三四日久至二十日唯橫六十五日乃解然是時海內雲擾民人流離此等迫於饑困衆口哺呼轉徙求食以延一旦之命耳非有專城掠地之志也密學陳公守此以策勳名固非茂志謫材者所可企望余讀開禧守城錄一編然後知運判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陳下況陳公之勁賊而君之所捍者方張勃也賊之兵多陳公受圍其最久者六十有五日君爰圍乃百有入日由此觀之則君視陳公所成就爲尤難方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爲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畧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爲守者始拱手而於中最善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復收棄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有困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殉國毋子相守盜共伏義俱死不肯棄義苟生嗚呼壯矣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爲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畧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爲守者始拱手而於中最善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復收棄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有困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殉國毋子相守盜共伏義俱死不肯棄義苟生嗚呼壯矣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爲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畧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爲守者始拱手而於中最善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復收棄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有困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殉國毋子相守盜共伏義俱死不肯棄義苟生嗚呼壯矣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爲貳觀其守禦之方懷撫之畧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爲守者始拱手而於中最善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應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最善者是復收棄陽潰敗之兵與生得虜將不殺而用其計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有困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在焉此人情之至難而君志在殉國毋子相守盜共伏義俱死不肯棄義苟生嗚呼壯矣

獨存而人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留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留孰得孰失智者於此亦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豈不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毋子之間知義所在相誓一城之人而郤暴至之慶勢與歲在丁卯余將漕夔門以蜀亂出請兵於荊湖宣閫甫至江陵被旨赴行在過鄂渚友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陸捷書於坐間是時已知招軀捍患忠力不置爲可敬尋典武林繼改畀帥閫是時君方被擢爲守蓋朝廷始終知君之行能絕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於綏急者也暨余歸蜀官簿推移復自東蜀辭刑將輸湖右又與君爲代雖未得一接君之色辭然寄書疏往來情分相與固已不淺矣後十有三年制置上游而君之子致遠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充國征西羌既還謂其所善浩星賜曰兵事當爲後法吾老矣豈煩伐一時事不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拳拳憂國之心慮後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爲此錄也宜獨拳拳以盡論譔顯揚之義且將留傳於世俾後之守邊者視之以爲式其於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

獨存而人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留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留孰得孰失智者於此亦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豈不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毋子之間知義所在相誓一城之人而郤暴至之慶勢與歲在丁卯余將漕夔門以蜀亂出請兵於荊湖宣閫甫至江陵被旨赴行在過鄂渚友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陸捷書於坐間是時已知招軀捍患忠力不置爲可敬尋典武林繼改畀帥閫是時君方被擢爲守蓋朝廷始終知君之行能絕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於綏急者也暨余歸蜀官簿推移復自東蜀辭刑將輸湖右又與君爲代雖未得一接君之色辭然寄書疏往來情分相與固已不淺矣後十有三年制置上游而君之子致遠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充國征西羌既還謂其所善浩星賜曰兵事當爲後法吾老矣豈煩伐一時事不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拳拳憂國之心慮後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爲此錄也宜獨拳拳以盡論譔顯揚之義且將留傳於世俾後之守邊者視之以爲式其於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

方矣余故喜爲之書嘉定甲申冬至日　王國鐸後序

鐸憶弱冠時聞五世祖運使允初公有守城錄一篇六世祖提刑致遠公有雜著五篇心切切焉即欲覓而閱之而不可得歲壬辰族弟元相家藏宗譜一部後有守城錄附焉踴躍喜不自勝如淘沙得金掘土得玉也即取而閱之懽忻踊躍加鈔錄以垂世守并備副本當南宋之際登進士第景定甲申冬至日　王國鐸後序

以防其失夫允初公生寅公時爲德安郡丞金虜侍割荆湖北路運使開禧丙寅公時爲德安郡守李師尹懦不任事而委其權於公募兵堅守至百有八日金虜方退公子提刑致遠公及季子幹致知公共述公績編成是錄以藏示後世今觀其錄中所載虜爲鵝車洞子公則藝之以火虜爲對樓流馬公則碎之以砲虜僞爲援兵則舉密號以覘之虜利於用馬則遣強弩以屠之其地網之設也而跨城之橋以焚其柵木之制也而距堙之卒可捍他如結索網製天碰創木格伺聽竊其法多端難以備述凡此皆公運籌之妙畧應敵之上策也於是讀此錄者有以知公之樂敵有暇隨機應變之畧也有以知公之籌畫而萬無一失也有以知公之處變和以悅衆誠以待卒也有以知公之忠義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有以知公之報國不出張巡許遠之下也有以知公之謀可以補孫吳之所未備發韜畧之所未盡也此鐸之所以見之而喜喜而復加鈔錄而自謂淘沙得金掘土得玉也雖然淘沙得金無過金焉而已掘土得玉無過玉焉而已金玉爲國無以自珍爲寶而所寶者觀射父左史倚相耳其是世之所寶而鐸之所寶者則寶不金玉而寶是書也楚國鐸序

書之謂與康熙五十一年壬辰歲臘月望日十五世孫

倶不著錄　系鐸鳴盛拜手

國鐸序　吾鄉郡縣志中抄出余攷宋史宗室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

孝廟家譜中抄出余攷宋史宗室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

戊申金人圍德安守將李師尹捍之今觀此錄則虜侵

騎至城下實在十一月甲午次日乙未遂大至合圍其

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狀之上必

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而不知其守禦之計實皆

出於丞也是役也以區區孤城憊卒屠戮十萬凶狡方張之寇郡將既懦不解事外援又觀望不前相持一百八日而不能下功亦偉矣乃史傳不詳其事獨賴此編之存其備禦之法固足以示後而其忠義不折之氣猶足以感發人心豈惟王氏子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所當寶哉夫開禧用兵南北生靈之禍烈矣此老成遠識所深痛者也然使盡得忠誠能任事如公者布列邊郡亦安見夷虜之能逞其志而恢復大計必不可行於積弱之朝哉余讀是編而尤爲之慶書三歎也同治戊辰二月七日識　溫州人圖德安府郡守李師尹儒弱不習兵事允初時爲通判凡戰守事師尹悉以付之允初爲之招棗陽潰兵二千一百人以爲守措置多方出奇制勝凡被圍者百有八日金人百計攻之不能破至二年三月竟解去致遠在圍城中因記其事爲此編其書世無傳本宋以來儲藏家亦無著錄者惟瑞安王氏譜尚載其全帙同治丁卯家大人從王叔劭孝廉所載校之悉合又記中所紀永樂大典本昌谷集所載諸物與陳規守城機要趙序以下參互考訂其間脫誤之處不一而足以示刊之典乞候聖斷刊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聖旨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敕諭四道及先後會題招纂節奉欽依發落事理繕寫成書十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欽明大獄錄二卷

國史經籍志子類雜家

明張孚敬編　孚敬頒布大獄錄疏　近臣奉勅諭事理同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問張寅事情幸賴皇上神明睿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永久之圖欲垂不刊之典乞候聖斷刊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聖旨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敕諭四道及先後會題招纂節奉欽依發落事理繕寫成書十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欽明大獄錄二卷

國史經籍志子類雜家　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編　孚敬頒布大獄錄疏　近臣奉勅諭事理同掌刑部事禮部右侍郎桂萼先掌大理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問張寅事情幸賴皇上神明睿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永久之圖欲垂不刊之典乞候聖斷刊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聖旨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敕諭四道及先後會題招纂節奉欽依發落事理繕寫成書十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欽明大獄錄二卷

孫鐸董世雄等赴援芽等壠兵不進皆宋史所未載又記金人以開禧元年十一月壬午破棗陽軍己丑破隨州乙未圍德安府而宋史寧宗紀作辛巳破棗陽軍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蓋史據奏報之文固不若致遠目覩者之得其實則此書卷帙雖少而可以考正史文之誤正不徒以罕覩見珍也

明史藝文志　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編　孚敬頒布大獄錄疏　近臣奉勅諭事理同掌刑部事禮部右侍郎桂萼先掌大理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問張寅事情幸賴皇上神明睿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永久之圖欲垂不刊之典乞候聖斷刊行本衙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聖旨欽此臣隨將臣等捧到敕諭四道及先後會題招纂節奉欽依發落事理繕寫成書十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欽明大獄錄二卷

榜冏足以示刑罰之公要之歸則惟此錄詳備耳大小諸臣進呈御覽其餘欲令分送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各給一部仍發仰該巡按轉行都布按三司

如式翻刊分布所屬簡門一體頒給俾中外臣工感勉
聖明欽恤之仁共攄懷德勸忠之念　萬厤野獲編張
永嘉暴貴武定侯郭勳首附之因得上其寵妖人李福
達一獄世宗疑勳借端負勳故命聰以兵部侍郎署
都察院吏部侍郎杜夢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
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司之長俱下獄訊治在事大
小諸臣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達遂判爲二人上大喜
予二品服聰即幷而張寅仍掌都察院彙張寅事爲書名欽
明史世宗本紀嘉靖六年九月
壬午頒欽錄頒示天下
又刑法志世宗即位五年
命張聰杜夢方獻夫錄於
姦黨律楊一清力爭乃成錄而坐罪者四十餘人聰等
以爲己功遂請帝編欽明大獄錄頒行天下又爲錄傳
嘉靖五年山東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
初坐王瓦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
所勾再戍山丹衛復逃居洛川以瘸勒教誘愚民邵進
祿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更姓名曰仁大義
等爲亂事覺進祿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
張寅往來徐溝間
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勳勳大信
幸其優薛艮訟於錄按問得實檄洛川父老雜辨之益
信勳爲書遺錄斬免錄不從偕巡撫江潮具獄以聞且
劾勳庇奸亂法章下都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奏如錄
力言勳黨逆罪詔福達父子論死妻子爲奴沒其產責
勳對狀勳懼乞恩因爲福達代辨且以議禮觸衆怒爲
言帝心動動復乞張聰桂萼爲援聰萼素惡廷臣攻己
亦欲借是舒憤乃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勳將漸
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
訊問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乃反前獄抵艮誣告罪帝
以罪不及錄命聰等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
都察院都御史聶賢副都御史劉文往會汪鋐
頤壽待鞫王命聰等左都御史張子論死妻子爲奴沒其產責
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寺丞汪鋐
獄錄明白福達代辨且以議禮觸衆怒爲
大學士賈詠都御史張仲賢
內部件部郎中楊惟
去伸賢等亦下獄錄
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夢等乃定
第恨勳搆成冤獄因列諸臣罪名
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
帝悉從其言謫戍極
七人爲民者十一人革職閒住者十七人罰俸
八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爲輕乃戍江
戍寅遵照已故人
西南卫衛逃還更名午爲清軍御史
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
獄錄

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又唐楓傳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楓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不驗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訣者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望陛下明正福達之罪庶羣奸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爲民其後欽明大獄錄删樞疏不載（温州經籍志案光緒萬厤丁未進士）

卿徐文華與李珏章綸馬豸等同謫戍極邊遇赦不宥據此錄則孚敬等初議文華罪宜徒四年以情重奏請發落詔改發邊衛充軍與璋等遇赦不宥者不同文華本傳亦云遣戍遼陽遇赦道卒與此錄合則馬錄傳偶誤也又此錄載給事中劉琦陝西洛川縣人故得知李福達逃洛川時事明史琦附馬錄傳稱洛陽人亦誤張文忠集奏進大獄錄疏稱刊印千七百部又請令丙外各衙門翻刻頒行明史世宗紀亦稱嘉靖六年頒一閣書目尚有著錄兵燹後亦不知存佚余家藏本從此書於天下然世間傳本絶少近時儲藏家惟范氏天一閣書目尚有著錄兵燹後亦不知存佚余家藏本從笈也

丙寅紀事（乾隆府志）

明王光經撰（温州經籍志案光經舉萬厤丁未進士其歷官在天啟間丙寅爲天啟六年是年魏忠賢方興大獄殺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黄尊素諸人又修三朝要典頒之天下此書或即紀魏奄擅權始末也）

國朝周天錫撰

兩朝私紀（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右雜史

劉氏制誥集（續文獻通考）

（瑞安孫氏藏手稿本遜學齋藏鈔本）

宋劉安上撰

外制二卷（梅溪後集）

宋何逢原撰

內外制稾（萬曆府志）

宋王稱撰稱相孫（通志府志作基誤）

勅諭錄二卷（國史經籍志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丁集並作一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並作三卷今從逐學齋藏明刻本）

明張孚敬編（溫州經籍志）

治乙丑於杭州購得寶綸樓原刻本實分上下二卷上卷世宗勅諭三十通下卷世宗勅諭五通卷首題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皇太后誥勅一通卷首題孚敬謹錄末題孫四川龍安府知府臣張汝紀謹輯光祿寺珍羞署署丞臣張汝經謹閱

諭對錄三十四卷（明志載目國史經籍志作一卷誤永嘉張氏藏明刻本）

蓋文忠錄存稾本而汝紀汝經等編定付梓者也

明張孚敬所奉世宗密諭及其奏草其孫汝紀汝經等編（山陰朱賡序）賡生也晚末及事世宗皇帝第聞之父兄長老譚嘉靖初年事如嚴郊社日月之祀正先師稱號之宜定廟議躬耕藉清戚畹莊田之濫汰絕騎祿秩之宄復功臣勳爵之舊敕闡寺壇兵之權赫然中興之烈於斯爲盛固世宗之聖神文武獨斷於上哉而引經援史斟酌損益永嘉文忠張公實大有力焉張公薨垂七十年而其孫龍安守汝紀光祿寺丞汝經裒世宗聖諭及公所登對錄之以傳間序於賡賡伏而讀之竊幸兒治世之文而深有感於君臣相得之盛也蓋人臣之進言難矣言而以登對抑又難矣何也進言者持己之所見直效之上焉已耳登對則言出於上而應之如響斯發於上而剖之如破的是故沿襲者陋寧合者

鑿曲從者訣草埜者倨窘於庭卒者拙窮於條答者疏張公博極羣書而裁之以精識證是今古剸劃是非傾儲而出捷於桴鼓不襲舛不蓼空順而不訣直而不倨擬之泉謨說命實在伯仲閒於是乎知張公之恫欲上格世宗之心是以言聽計從爲中興名佐厥勳燭焉聞之琴瑟在御不敓不成聲鐘鼓在縣不考不發韗世宗深知文忠傾心委任自郊廟宮闈朝政邊務以至於勉不憚反覆相訂可否相濟必求叶於度而中於程其詞旨溫醇藹若父子諮諏諄切誼若師友以故張公器纖纖若此向徵世宗之謙光下濟夜越世主又何以盡張公之用耶伏誦聖諭有曰朕凡有諭內閣言不成文但以朕之實言與大臣議論大哉王言雖謙不自聖而文章之體莫辨於此大世之飾聲蜕以炫人耳目者虛而不實雖汗牛充棟無當於用維茲密勿清嚴之地上推心而示下溯膽而陳以天下真學問爲天下大經濟試觀聖謨洋洋如此讀之如聆聖中天而雲蒸霞綃之擁簇於傍也若紫微炳曜而星噣宿度之旋繞於外也無意爲文而文自成焉迺天下之至文哉聖帝遺弓忠臣遺笏後世猶然寶之況以洋洋之聖謨諤諤之讜論有不信今而傳後者哉公自釋褐至政府六年耳破盈廷之嘖嘖結聖眷之殷殷歸而復起者四恩禮不衰其褒美慨慕至形之詩章媲於虞廷之謌卷阿之什君臣相得近古罕儷維時夙弊未蘇龐閣人餘黨握重兵者遍天下吮人膏血藉張公一言收之束手釋兵柄歸寓內晏如此尤其較著者庶竊有恩焉夫自古繼體繼統之君恒永言祖訓蓍蔡奉之以守成業而致盛治而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賈董所言奏請施行則茲錄也奚啻揚先帝先臣之休美即萬世之聖子神孫藎臣良弼其知而效法焉者將在斯乎將在斯乎時萬厤丁未孟夏既望

[首江蔣光彥序世宗皇帝嗣位永嘉張文忠公首庵之以初進士用議禮稱旨召對內擢六年至首端揆人皆知公眷遇之隆聲施之藉而不知公之取信於宸衷而弼亮乎皇猷者固如此其不易也當是時天子慨達孝之思而汲於廷臣之議下之論合上之意孤公毅然持繼統之說排衆曉而獨以受不世之知而荷非常之任於勢似拂於機實順所以顯乎竊謂公之爲公匪特在是也公之雖不在於進議廷辨之時而在於秉政獨任之後亦不在有順旨如流之美而在有執諍回天之慮嘗

反覆諭對錄而伏讀知上之所以倚毘公者不爲不深而所以咨詢公者不爲不悉矣温語無時不游加綸札無日不下逮大而郊祀耕蠶之宜顯而廟謁后妃之册精而敬一五箴之注琅琊而冠冕衣服之制粗而營建獻陵經筵之説書臺省之敷奏無不以至先師之廟號經筵之説書臺省之敷奏無今彙遠近隆殺必得公商確而後行朝下而夕具奏夕上而朝報可有奉而宣者有封而詩者有參謀諸衆者有同列不便預知者若楊少師張國城之救中官兵鎮之革或頓合上意或屢觸上怒然唯公得言之唯天子于得聞之卒俾聖德與國體俱尊宿蠹與積疑並刷蓋公於斯際亦自岌岌矣聖主眞絶人之資既非臣下之所敢望而望對多造次之頃又非擬議之所能及梁俞之虞涉於倨弛以初進候重之軀翔於台鼎密勿之內舊臣也固之見忌並進也未必相能獨公孤立壹意屹然於天子之左右耳安得而不難也大抵公始進務據禮而敵衆多之口而一人之主持有定故進之難適入之易及公爲相務尊主以報一心遠道亦不迂旨不避權亦不顧私獻替十二年問天子還其爵歸而不名賜歸而召還

者數數矣君臣之際始終兩全豈非賢相也哉公歸而後公相者經濟萬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四方無貂端之擾默受公賜而晏如不知今寓內人人搤腕而思公矣公豈但遇主蓋亦有天才焉謂第以言禮取貴非已已光彦來守郡公孫龍安守汝紀以傳爲之梓而敘之如此時萬厤丙午中秋吉日　海虞陸問禮序蓋

三十有四年龍集丙午以力排廷議發攄聖孝而一洗濮議千古塵腐之說蓋二公片才與誠合故能回天捧日創非常而垂不朽云說者謂臣主之交功名之會忠肅遭其變公遇其常爲忠肅之所爲難公之所爲易是徒以言禮一事巖公遇合之奇而槩未窺公之相業者矣嘗反覆諭對錄條布纔未易殫述或卓疏披陳而廟算先符其意或容誤未經發而閣議預啟其衷或順旨而爲都俞或獻替而爲吁咈一切斷大事決大疑靡弗先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公處分而後出自聖裁家禮則尊生暨崇歿國是則朝綱及邊務銓品則章善瘅惡之懸殊揄才則九列百司之某布上觀天道禎祲下察民生利病無不以公見若蓍蔡公言若金石出入謨議聽公而行之其尤大章明赫奕者迺在遏抑中官肅清禁寺當正德之末貂璫滿天下中外威福悉出其手羣臣狼顧脇息莫可誰何譽謗之士仗馬一鳴斥且死公習帝英明於日睫顧盼間以忠言移主意遂赫然雷斷盡收貂璫之權旋太阿倒持之柄而轉之在握自是百官始得奉職而黔首庶幾帖席矣陰陽蠲而回和乾坤否而重泰公之功在社稷匪淺勘也以公相業視忠肅所設施更爲躊今躒古爲罔以端萬化臣非格心箴有釋四箴有注而是錄所載引翼之懇班布之勤公是言論議之投契者矣故特表而實以心沃心有不徒語言揭之以識千古明良之美云萬厤戊申孟秋

嘉靖庚戌蒲坂楊博跋嘉靖丙辰武進薛應旂跋俱不錄

庫全書總目　四

奇故事賜予敬銀章二以便封奏前後所奉手敕凡三百八十一道因彙爲一書并奏對劄子皆隨事附之於後蓋予敬既沒其孫汝紀汝經等所裒輯也　温州經

籍志案諭對錄自嘉靖六年纂明倫大典至嘉靖十五年三百六十二條附文忠對五百三十一條別以正德十六年會議興獻王典禮及嘉靖十三年會議獻皇帝祫享太廟論十二條對十三條又以大禮或問一篇爲首卷據朱睦㮮序蓋文忠卒後其孫汝紀等因文忠錄本編定雍正浙江通志別載張汝紀諭對錄非也書末又有附錄載嘉靖十六年論張延齡事凡諭旨五條對十有五條原書題記倫萬厤續

諭對錄十一卷（永嘉張氏簡刊本）

國朝張銘摘錄銘跋曰明太師謚文忠羅山公乃我十六世始中禮部試生平著述甚夥其已裒校鏤版者有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三卷壁經講章五卷杜律訓解六卷寶綸樓和御製詩二卷羅峯集三卷奏對八卷諭對錄三十五卷詩稿文稿各七卷與末付坊刻等書具藏瑤溪羅峯書院會前代屢遭倭變宇燼燼殆盡吾族離鄉而處即梓本亦鬱有存者孫子幾無孑索攷近於異地獲觀亟爲購回懼日久散軼緣與同志謀遂再醵金擬登梨棗奈卷帙殷繁未易畢鐫迺取舊本別加類次析爲十一卷慫恿授鐵公之族鄙以供繙閱蓋是集雖不及什之三而剞落之虞或可少免其餘藏函埃他日另編嗣刊以成完書茲於剞劂既竣附列原目如左十六世孫銘謹誌

咸豐三年張銑跋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六藝文　史部　十三

綸音錄（花萼樓集）

明周文頴編文頴字孺子號石室萬厤己酉舉人新淦

令（周天錫代書後）臣家自趙宋繇赤岸徙永嘉松臺里數傳以來時屬蒙古氏俱隱不仕至國初始有聞者迨正統中聲日隆隆起厪神光熹以及今上而朱紫簪笏相禪矣本朝故事以考最聞或慶霈所得誥敕依秩有差共繇郎署至公卿以使事行小有敕大有諭朝覲者亦如之臣家被賜者八人凡得制誥之類二十有五通云詩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蓋華袞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臣家自始遷祖至今爲世十指僅千耳而被賜八人者或以身或以子孫至於疲閾之內或從夫或從子或從孫皆有以動九重之聽而寵錫洊至且起而近天顏丐天語者猶未艾也嗚呼亦幸矣敬稽首盥手莊錄之臣敢藉是對揚天子休命

溫州經籍志案花萼樓集書綸音錄後自注先水部公命代不載水部之名集又有書宗譜後云昔崇禎己巳歲先王父大參公纂修宗譜越十年水部石室公載修之而李象坤菊菴集選有周石室年伯六袠詩攷菊菴年生而菊菴詩有花封初制憶萼鱸曳得匡雲只自娛

之句亦與東甌詩存乾隆府志倘文頴爲新淦令合刖石室爲文頴別號無疑惟文頴未爲工部官不知何以有水部之傅也

右詔令

張尚書奏議（平園續稾）經筵講議故事同上

宋張闡撰

薛綦翼公奏議十卷（萬厤府志）

宋薛叔似撰

經筵口奏故事（宋史儒林傳）

宋葉味道撰

奏對稿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

明張孚敬撰武陵楊鶴選刊序曰永嘉張文忠公遇主甚奇成進士六年而拜相甚速旋去旋召進公孤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賜手調藥賜居第樓院諸額非出宸翰則出獻皇帝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禮一事中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肅皇帝性好三代禮樂述作天縱顧盼廷臣鮮所當旨夫禮者文人憚以爲細而英雄豪傑又笑以爲麤大臣之學問能麤細俱入則當顧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耳公教授瑤溪精於三禮讀書長嘯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遘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辨才杜三事大夫之口衆目睽睽談笑自若卽使不言大禮其議論之決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撥之所謂豪士如玉山干人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萼方公獻夫霍公韜不過緣飾公說以就公名而舍大禮外如農蠶有議服祭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之少司馬汰邊方之債帥裁冒濫之冗官試之宗憲決大誣之冤獄彈不職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復開國之勛爵平潞州之劇盜定大同之叛軍諸君子又能創一言否上禁中不時

出片紙勑小黃門立索回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公援筆隨答刻期取辦同官不及謀外嘗不及聞古典不及攷而分陜才晷之間如徇搆於平時咄嗟於俄頃者宰相須用讀書人公之謂矣皇帝錄藩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局也公以一書生抵掌而取相印若寄又相之變局也君相之變局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議論必更新制度必更始非特禮官不能違即君且不能違也非特君不能違即天且不能違也時也亦勢也易革之後繼之以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老臣宿儒齟齬焉執已陳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劉裕失穆之而少主之威我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倚公誰倚哉私交近正功成名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終身不治生產近清禁絕叔之薦管子曰其爲人也能不失國柄韓魏公平生未嘗以膽許人是二者唯公實足當之蓋大臣之事君威福之柄不可有是非之柄不可無後世避威福併避是非膽不足而國柄與之俱失矣若張公者非特肅皇帝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相之藥石也而世以議禮一事豔公其得公者膚耳此公之奏議不可讀也萬

厤甲寅孟夏既望　四庫全書總目　張孚敬有諭對錄備載世宗密諭卽當時奏草亦併載於中共三十四卷篇帙頗夥是編乃萬厤中巡按浙江御史楊鶴所選凡十一卷視原集汰三之二第十二卷附刻序文十九篇蓋刪繁舉要以便流傳然李綱奏議六十九卷爲世所貴亦非盡錫奏議一卷爲世所貴也　温州經籍志此書掘本集奏議後張汝紀跋蓋楊鶴選定付永嘉知縣莊廷臣刻之者後附雜文二卷不盡奏疏也至近時張銘摘錄諭對錄末附奏對稿目二葉乃僅八卷臣皆奏劄無標文以集本

張文忠公奏議七卷

國史經籍志　千頃堂書目　天一閣書目作羅山奏疏

明張孚敬撰　温州經籍志案張文忠文集首爲奏議八卷張汝紀跋云先太師奏疏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是單行本刻於文忠未卒已前焦志及黃范兩目所著錄者卽是本也至集本乃張汝紀所補輯其第八卷皆嘉靖十年文忠致政後所上奏疏末綴張遜業進遺疏謝卽典請改葬三奏初刻本蓋皆無之故少

一卷
也

滇南奏議〔雍正通志〕〔弁州續稿〕作滇南奏疏
明王諍撰

刑名奏議〔雍正通志〕〔弁州續稿〕作詳刑議
明王諍撰〔王世貞竹巖壬公墓表〕公按雲南久旌廉吏懲貪墨掊豪俠卹孤煢揚主威德於萬里外為諸方冠它善事不可勝記其為大理則平劑三尺所謂賣休買休曰貧民棄其婦懲之可而奈何傅之姦而辱之於可寇廷辨上是公為令著有滇南奏疏詳刑議

容臺疏稿〔雍正通志〕理屯疏稿上同
明周應期撰

留省焚餘一卷〔千頃堂書目〕
明陳堯言撰

右奏議

東坡陽羨譜〔少卿戴公行狀〕
宋戴棡撰失名〔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沖佑觀永嘉開國男少卿戴公行述〕公字敬忠文端冢子天才穎拔博覽傳記兼達本朝舊典以周益公譜坡仙陽羨事未翔實在宜興訪故老別具譜今板置縣齋〔温州經籍志〕〔東坡元豐八年改汝州團練副使上書請居常州報可後建中靖國元年自儋耳還卒于常之咸淳毘陵志敬忠嘉定十一年四月以承事郎知宜興故為譜其事板置縣齋也

戴氏家傳〔東嘉先哲錄〕
宋戴仔撰〔温州經籍志〕〔戴守鋪家傳舊府縣志未著錄戴鹽運蒙下引之其紀鹽運惟東嘉先哲錄戴名墅應國子試中第後初假閣門舍人戴勳牒更名復舊名應鄉舉事始末甚詳蓋其書明時尚存也〕

馬元帥救荒事實　袁桷　清容集

元林萬里撰　袁桷書後　馬公救荒事實一帙編俾有言嗟夫歛散之法不行於今爲牧守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能有遵其說而行之者病在於執一虛心以求則今馬公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三萬石有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於上聽其出粟至於一十有四萬非身任其責所爲文書不大懇切不能至是富民遭荒抑損以售亦必有道數盈於三萬則其便不便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馬公之政集衆思以爲之其佐林君爲首奉行而不失者皆公所辟佐吏凡五人見於所行事實不復著記禮之言曰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馬公著德碩望將參預天朝願以今之所行爲權而以經制告於廟堂焉則得矣

孔顏孟三氏誌六卷　四庫全書目

明劉濬編　濬成化中官鄒縣教諭鄒孟子所生地孟廟在焉濬因考證孔顏孟三氏世系以及褒崇諸典彙輯成書先以地圖次以世系年譜次以廟制次以誌事附述聖於卷後而前列提綱一卷則壬子四月紫陽楊貞所述東遊記也壬子爲元憲宗二年而濬於壬子下注云元憲宗潛祐十二年紀年既誤而又以宋理宗年號移之於元殊爲疏舛即此一端其他可概見矣

張文忠世家　永嘉張氏重刊本

明張汝紀撰　李光縉序　當世宗皇帝踐祚之初相君張文忠公議禮之合而不察其執禮之正鮮不以爲近於阿人但知公議禮之合而不察其居相之艱鮮不以爲易而非阿媚而非易也當是時上有欲尊興獻帝后之心而公獨持其繼統非繼嗣之義以合而非阿媚而非易也當是疑於驟夫孰知公之所以嗷嗷而與公辨直以公之言弗爲敬皇帝地耳非昭聖太后所以擁上意也若非主上深信其諸不詘公之說而繆公之旨及夫升祔大饗之議起向之諸臣所爲與公辨者或默然而無言又或雖